

中年的生态与情态

——读周俊芳《飞过梅园》 □傅书华

周俊芳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飞过梅园》(北京日报出版社),通过男女主人公陆羽、林梅婷的情感纠葛及二人与他人的关系,对当下国人的中年生态与情态作了精准而又生动的刻画与揭示。

小说男主人公陆羽是某省报业集团下一家子报的编委,年过四十,原本有个大学同学作妻子的稳定家庭,但人人中年,家庭情感危机四伏。女主人公林梅婷是这个省报业集团的副总,长陆羽六岁,有外人羡慕的家庭,但十年单身,虽然才貌及职业成就优秀,单身期间身边不乏优秀男子追求,但情感却始终处于缺失状态。小说围绕着二人的婚外情起笔,中间尽写二人情感的缠绵与无奈、甜美与痛苦,又将之置放在二人所从事的纸媒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二人的成长史、情史笔涉缠绵其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人生形态,最终结局是人人回归原位,用最后一小节的标题,就是“各安天命”。

小说初看或者作者原拟是将人物命运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条线是纸媒危机即主人公的事业危机,一条线是主人公的男女情感危机,以此来构成主人公及相关人物的人生状态,也试图以此对社会的揭示与人生的揭示融为一体,但读着读着,就会发现,主人公的事业危机只是作为其男女情感危机的背景,无论是对男女主人公,还是与他们有所交涉的其它人物,其重点无不围绕着各自的男女情感展开。何以如此呢?要而言之,社会的时代性变动与个体生命的实质性变动,其最敏感、最丰富、最前沿、冲突最尖锐的部分,正是个体性的男女情感世界,所以,强调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对象化”中实现的马克思,才在他的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种混乱是以男女情爱的混乱作为时代混乱的标志与开端。如是,这

样的男女情感描写,又怎能以“私人性”“小世界”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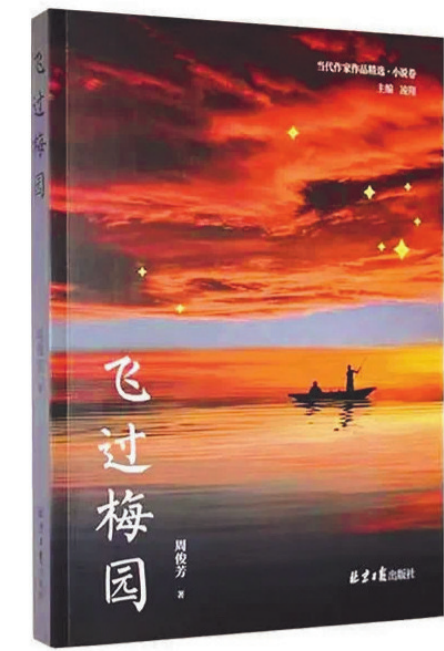
而这样的男女情感危机之所以在人的中年发生,那实在是因为无论男女,中年都是一个危险的年龄阶段。五四先哲曾说过:“本来人生是一贯的,……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在这个当儿要使它不发生乱调,实在是不大容易的事。”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因为不为社会法则、世情所认可而被世俗认为的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这是因为人在青少年时代,或进取,或变革,是生命法则面向社会法则。及至中年,才在切身实践中,认识到了生命法则理想的脆弱性,认识到了社会法则现实的强大坚硬,终于如孔子所说“四十不惑”而归顺于社会法则。但也有如五四时代所说,四十可以“不不惑”,宁肯在“不不惑”中,在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冲突中,以毁灭为代价而坚守自身的个体生命法则。如五四时代名言所说:“四十当杀,寿则多辱”。但无论是归顺还是毁灭,四十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前面的人生之路正因为中年的涅槃而有新的可能。所以,五四先哲颇赞同“西谚云:人的生活从四十才开始……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飞过梅园》的结尾以“各安天命”似乎是对归顺的认同,而这认同正是一代又一代人从青少年到中年的必然归宿。但其在正文的20万字中,却又充满了对甜美与痛苦交融的婚外中年男女情爱的酣畅淋漓的描写,并以此描写表达了生命法则的诉求。过程与结局的张力关系,正是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张力关系的具体体现。

说到这里,你不得不佩服这小说对婚外中年男女情爱描写的精准与深刻。譬如小说一开头对陆羽与林梅婷在男女情爱关系上相互试探的描写,譬如小说字里行间时时洋溢着男女主人公在情爱关系上的相互细心体会的各种细节及心理描写,譬如

作为中年男女,在对社会法则清晰的理性理解下对对方在婚外男女情爱交往上的宽容与体贴等等。这是成熟男女之间的成熟男女之爱,是经过社会法则限制与洗礼之后的男女之爱。小说跳出了道德的层面与局限,站在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张力高度对此进行了审视,并将对此的审视也延续在对陆羽夫妻关系、林梅婷与前夫及与前男友关系以及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其它中年男女关系之中,譬如对陆羽离异的亲生父母关系及其与“第三者”关系的描写之中。五四先哲在论述中年时曾说过:“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这话也适用于来评价《飞过梅园》中对中年男女情爱的描写。

细细深究下来,其实,中年男女情爱的复杂、困境等等,都可以在其青少年时代找到原因,或残缺,或单一。前者如陆羽在青少年时代,其父母关系的恶劣,“第三者”对其父母关系的插足及因此的父母亲关系的离异。后者如林梅婷青少年时代的优越生活所形成的她对男女情爱关系的单一、单纯理解。这些都使他们无力应对成年男女情爱生活的丰富与张力。要而言之,现实的困境是在历史中找到其“因”的。

不仅如此,个体性、私人性的情爱困境,又往往可以在时代、社会的构成中找到其“因”,甚至是根本性之“因”,因为人毕竟是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在《飞过梅园》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男女主人公,还是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其男女情爱的困境、危机无不与变动中的社会的价值困境、危机密切相关,甚至是其直接作用下的产物。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说:男女情爱的危机与困境,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三观”不同,而在一个社会转型期的“观念”“无名”而不是“其名”的时代,“三观”的动荡,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价值断裂或变革的时代,其最初总是体现于男女情爱生活之中。于中,我们也就可以判定《飞过梅园》表现时代的现



实意义了。

但我对这小说也有些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作者视野的不够宽阔影响了作品反映历史的纵深与时代的广阔。就以中年男女情爱生活而言,也不乏中年男女情爱生活健康而又圆满之形态。如梁实秋夫妇、冰心夫妇、杨绛夫妇、林徽因夫妇等等,且能够以这一健康、圆满的中年情爱生活应对外部的动荡生活。如果以这样的情感形态作为参照系来对照《飞过梅园》男女主人公的情爱困境,或许会给读者以更多的启示吧?而这种对照,在小说中的实现原本不难:《飞过梅园》的男女主人公本是有相当文化视野的媒体人,只要在小说中他们的阅读生活中,很自然地穿插进类似前述梁实秋夫妇这样的中年男女情爱生活的故事,就可以达到这样对照效果。而或健康圆满的中年男女情爱生活,或动荡困窘的中年男女情爱生活,无不与他们因出身因社会身份等等而对社会的面向、要求相关,从而可以在对中年男女情爱生活中,贯注更丰富更有历史纵深感与现实性的时代内容。《飞过梅园》作者的这一缺点,在其以名将傅作义为主人公的作品《布衣将军》中,也有所体现,从而影响了作品的厚重与深刻。这可能是作者及更多的文学写作者,在自身的不断前行的写作历程中所应该有所思考的问题吧。

仰望文学中的秦岭

——读徐祯霞《向着秦岭最高处去》有感

□李兴盛

作家王宏甲曾说:“总有一道光,把我们温暖照耀。”这道光就是文学的光,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秦岭就是一座富含文学的宝藏,而陕西作家徐祯霞刊登在《延河》杂志上的《向着秦岭最高处去》的文章就是纸上雄奇的山水。读这篇文章,我跟随徐老师的笔触,走进秦岭深处,走向秦岭的最高处,在那里,我看到一个神奇而崭新的世界……

秦岭是一座神奇的山,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徐老师在文中写道:“太白山作为秦岭主峰和最高峰,一直想站在秦岭之巅,俯视大千世界,但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因为那山太高,怕登不上去;那山太雄伟,怕征服不了;那山太巍峨,怕无法踩在脚下。”徐老师看过甘肃作家王若冰编创的八集电视纪录片《大秦岭》后,与其结伴而行,才鼓起勇气攀登了秦岭这座雄居中原的大山。

追寻历史,太白山在大唐之前,已有其名,《尚书》中谓之“惇物山”。惇者,物之丰厚也。先人早已知道拥有得天独厚的物产,可见秦岭物华天宝,自古就是自然的藏宝之地。秦岭冬夏积雪,远望银光闪闪,又得太白之名。后来诗人李白的太白之行和太白之诗,更是给自然的秦岭注入了人文的神奇元素,山为诗神采,诗为山留名。在古老的秦岭古道上,踏着先人的足迹,触摸着诗人的文韵,一起感受着这座大山的脉搏。攀登一座又一座山,也是征服一个又一个自己,在攀登过程中,我们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在生活中不仅有自然的山,还有各种各样无形的“山”,需要我们去攀登、去跨越、去征服、去膜拜、去敬畏、去朝圣。走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我们要用攀登自然山的勇气和智慧,去放手一搏,大胆攀爬人生中各种各样有形的和无形的山,或者这便是作家徐祯霞写此文的深意所在。诗人王国维有诗云:“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山高人为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我们要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挑战自己,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寻找自己更好的诗和远方。人生的路,何尝不是登山呢?

跟着徐老师的步履,我似乎也站在莲花峰瀑布前,欣赏着迷离的水花和水雾。银光闪闪的水珠,给人一种盛世的清凉,还给人一种心境平和的禅悟。我们如何能够立足当下,做好自己,这是一种处世的从容和立世的智慧,对于未来,或者我们该做的便是只管前行,莫问前程,做人做事,不要被名利等外在之物诱惑和羁绊。俗话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诗人李白诗云:“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伟大而有预见性的诗人给秦岭又添了一抹浓墨重彩的神奇色彩。当站在群山之巅、白云之中,远山缥缈、白雾迷离,恰如坠入仙境一般。“秦岭主峰太白山,中国南北分水岭”的巨石红字,是中国内陆地理性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南北最显赫的一个地理界碑。它像一位高大伟岸的父亲,携着南方和北方两个儿子;又像一位慈祥宽厚的母亲,牵着长江和黄河两个女儿,这种拟人化的比喻是多么的恰当和贴切呀,让我们瞬间理解了秦岭的地理意义,那种重要位置与地位跃然而出。

读罢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秦岭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它更是一座福山,是一座文化之山。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一直是怀着了一颗谦卑的心,去朝圣一座文化之山、文学之山。当清晨的朝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一瞬间,太阳像一个圣母,映红了祖国的大地和山川,映红了我的眼眸,也映红了我的心情。我仿佛又听见草木拔节、鸟儿欢唱的天籁之音。哦,秦岭,美丽的大秦岭,我心中的伟岸的山,我向往,我膜拜,我仰望,而这一切都是一篇文学作品带给我的。它让我在文学中感受自然的伟大,感受到秦岭之丰饶与博大,这不仅是一次有趣的登山之旅,于我的心灵也是一次启智和洗礼。美丽的秦岭,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和多姿多彩的世界,而秦岭里的文学又给了我们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陕西的这片土地上,历来盛产伟大的作家,古有李白、韩愈、王维等,今有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他们都是登上了文学高峰的人,也因此让陕西成了文学大省和文学重镇。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就看过徐老师获冰心散文奖的自选集《月照长河》,被她书里宏大辽阔高远的思想所折服。她虽为女子,却有男子的胸襟和气度。书中不仅有山河社稷,有叹古思今,有人间百味,亦有济世柔情,此中风骨和情怀,是丝毫不输男子的。人说文如其人,在徐祯霞的作品里,应该是体现得很真切的,而这正是最打动我的地方,也让我对这位未曾谋面的作家生出了敬仰之情。山高人为峰,其实再高的山,我们也会将其踩在脚下,而可贵的在于攀登!

许震的《渴望像风一样自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共收录11个中短篇小说,多在省以上刊物发表过。有军旅题材,有警察故事,也有社会生活,包括了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无限遐想、追问和思考,有过往的,有现实的,也有未来的。作品有客观冷静的观察,有对人生世相的感悟,也透着温暖的人性关怀。小说角度新颖,情节跌宕起伏,人物群像鲜活跳跃,似一束微光,照亮了斑驳陆离的世界,让这个为更多的人所关注。

许震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安部文联签约作家。作品入选基础写作教材和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阅读与理解试题等,被翻译成英、越南等国文字。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公安文学奖”“中国当代小说奖”“武警文艺奖”等。先后出版《橄榄叶》《芦苇青青》《军旅羽片》《警察日记》等多部文学作品。

许震的军旅小说聚焦主人公的生存本质,真实书写情感、人性和生活,激发出军旅小说的动人力量。《班长牛二》中的主人公牛二,不仅名字特别,做人事也很独特。他军事技术非常过硬,带出的战士个个呱呱叫。搞五公里负重越野训练,别的班连挂包都不带,只背个背囊。而牛二的班不仅要背上所有生活日用品,还要求每个战士必须在背囊里掖六块砖,一次训练下来,累得战士直“吐血”。白天牛二组织战士搞队列、擒敌和五公里越野训练,晚上就寝前还要组织战士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就连除夕晚上还要搞训练比赛,谁先做完300个俯卧撑,谁先去放鞭炮。牛二还做了一件战士们认为最“二”的事。连家属带着孩子来连,住了一年时间,一日三餐都是通信员从连队伙房打饭打菜。有一次,牛二随着通信员去了连长住的家属房,对连长说:“你家一年到头吃连队的饭算怎么回事?这叫喝兵血,知道不?”牛二怒气冲冲的样子,吓得连长的小女儿直哭。这年年底,连长让牛二复员回了乡。牛二回到地方后办了一所武术学校,学生有两三千人,还有30多个外国洋学生。此后,连长因多吃多占被处理转业,牛二冰释前嫌,把老连长安排到他的武术学校,当了管理员。

书中还有《警组三兄弟》《目标》《憨二狗》等小说,都是从小事件、小人物切入,以质朴真实的人物关系入手,在合情合理的故事推进中,展示众生相的价值观念和人性光芒。读了《月光,狼》,让我不禁想起了《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两位主人公为了生活不息地奔走、为了理想不懈追求的感人故事。主人公枣花60多岁,是那一带唯一以扫皮硝土为生的老年妇女。1945年春天,枣花跟丈夫生活到第三天,丈夫说要去打仗,一去不复返。从此,枣花一个人承担起伺候公婆的责任……枣花59岁那年在卖白菜的路上捡了一个男婴,当时正在播放中国台湾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便取了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小强。此后,母子相依为命。冬季的一天,母子俩扫了一地排车皮硝土,夜晚趁着月光拉着往回走,半路上遇见一只狼。当小强发现时,狼正在啃咬枣花……小强疯了一样冲过来,拿着绳索拼命抽打狼。这时,一直尾随枣花母子的狗屎苔奋不顾身冲上来,用猎枪托顶狼的屁股,狼号叫着一滚一拐地跑开了……狗屎苔随即背起枣花就往乡卫生院跑,等跑到卫生院,狗屎苔瘫在了地上。

狗屎苔60多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近年喜欢上了打猎,他早就对枣花有意见。枣花下地干活时,他时常像蛇一样冷不丁地出现,还经常接济枣花。但枣花不领情,认为好女不嫁二夫。那夜,睡过去的枣花终于醒过来了,月亮透过窗口照射进来,照在枣花的床前,月光高洁华贵,曼妙无比……细细品读作品,印入脑海的是一个代人感强和鲜活生动的场景与片段,每一个字句、每一帧画面,都把绵密热烈自然而然地流诸笔端。

此前,曾听许震饱含深情地同我讲起母亲的生平经历,也拜读过他的小说《白发亲娘》,让我领略了“世纪母亲”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许震说,本书集结的小说《渴望像风一样自由》中的马秀珍,和我母亲同龄,她就是我的母亲。作品讲述了主人公马秀珍苦难的人生——马秀珍的母亲过门五天,公公因被狗咬患狂犬病去世,家里便把她视为灾星,非打即骂。久而久之,连她都认为是灾星,任由打骂,终于被打疯。疯癫的母亲把马秀珍生在草席上,却不会用乳汁喂养,马秀珍靠喝糊糊长大,9岁时母亲离开了她。日本鬼子入侵家乡后,马秀珍已经十多岁,出门要被上奶妈剪下来的白发作伪装,人多时,就模仿老太太走路。后来,日本鬼子的暴行警醒了马秀珍,她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组织送情报,为八路军做军鞋等。继母见马秀珍整天往外疯跑,就挑拨她爹对她拳打脚踢,还把她按在灶火窝里……马秀珍跪地求饶,她爹的心才软下来。那一年,马秀珍只有17岁。后来,马秀珍被汉奸出卖,任由敌人的皮鞭打得她皮开肉绽也宁死不屈。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只得把马秀珍捆绑起来,扔到荒郊野外。新中国成立后,马秀珍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小说中既有传统女性的柔美善良,又有不让须眉的巾帼气概;既有追求信仰、深明大义的品格胸襟,又有临危不乱、勇于斗争的睿智果敢,使人物性格与形象相得益彰,也更为立体化和圆融丰满。

马秀珍们的存在曾经让我们这个民族凝聚过,真诚过,痛苦过,也幸福过。她们在参加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极大解放,让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在了一起。本书之所以用“渴望像风一样自由”命名,作者的寓意或许在于,让跪了两千多年的女性同胞,挺直了双腿,解去了裹脚布,挺直了腰板,有了自尊、自信和自豪。

通观整部小说集,交织于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既有独立性,又都隐隐相关,在每一个故事里都会听到叹息声,但是作为作者,着眼于人物故事和命运的复杂性,把对历史、社会和人性思考付于笔端,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犹如黑夜里燃起的火把,将前程照亮。

——读许震中短篇小说集《渴望像风一样自由》 □尹小华



传统叙事烛照人性幽暗

——评高玉昆短篇小说《刻匾》

□姚祥

近日,河北青年作家高玉昆的短篇小说《刻匾》在《清明》2022年第四期首发,随即被《作品与争鸣》2022年第八期转载,在读者中引起一些反响。《刻匾》初读印象并不深刻,隔日再读,不禁开始肆意流动。合上杂志,全链条反刍,内心的潮水汹涌而来,不禁连连拍案称奇。

小说围绕刻匾依时叙述,渐起波澜,终成怒涛。主人公老耿是一位以刻牌匾为业的手艺人,凭着自己的刻苦钻研练就了绝活,成为襄都城唯一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老耿为了家住天津的一位远房亲戚刻块“访古斋”牌匾,通过同学周冰邀请他的书法家父亲来题写,可一连等了十多天,直到第三次到周家,才如愿拿到作品。然而,周老爷子却又提出以题字作为利益交换,想让老耿为他刻一块“白云阁”红木斋号匾相抵,当匾刻好后,周老却又迟迟不愿支付红木本钱,导致双方尴尬而不悦的结局。人与事,交与情,在平铺直叙中尽显日常生活的范式。手艺人 and 书法家之间产生的曲折纠缠、人情世故,都在传统情理之中,又折射出当代文艺圈里的某些通病。

这个因刻匾而起的故事,只是人际交往引发的一场小小冲突,却也波澜递进,玲珑剔透。作者全程客观呈现,抽离了个人情感的介入,却以一种如同老耿大怒般的“后劲”,狠狠地击中了我。那些藏在生活一隅的普通人的本色之举,的确更能触动读者的心弦。

小说妙用传统艺术手法,玄机暗藏,意味深蕴。在很大程度上,线性叙事是为了凸显时序进展,展现故事的本真原貌。不过,这决定了《刻匾》在形式上,彻底摒弃了“拆解补充”的复杂叙事。这部小说在线性叙事之外,运用诸多传统小说艺术手法,使得那些潜藏于人性深处的有叙较量与无声博弈,似是而非的善恶纠缠,彰显出更大的艺术张力,由此引发的社会认知与哲学思考,成了不会轻易被破解的谜果。而一旦识破,就会成为久居我们心灵的识见与养分。这是阅读这部小说最为迷人的馈赠。

单看文字表述,很多时候周老爷子的形象很正面。穿着讲究、仙风道骨,慢条斯理、和蔼可亲,使用红木书柜和金丝楠木太师椅,熟练地操作自动饮水机,与我们心目中的老艺人形象并无二致。但是,在面对利益甚至本该有的付出时,他又是一副与外在极不相称的丑陋嘴脸,翻脸如翻书,令人大跌眼镜。读好的小说,就是读社会、读人性。留心去看,全篇没有一句体现情感好恶的句子,作家纸本语言中没有一字爱恨,价值导向始终藏身于故事。

传统小说注重人物言行的细节描写,特别善于在矛盾冲突中灵活刻画人物性格。《刻匾》承继这些传统技艺,更是大踏步走进日常向度。当周老爷子听到红木的报价时,一改斯文庄重,两次手口并用,逼老耿把价压下来;当2800元的报价木已成舟,周老爷子举起来的手掌,在空中静止地浮着……周老爷子这一系列言行举止,毫无修饰和烘托,却活灵活现地凸显了他隐秘的内心和欲望。同样,心直口快的老耿相应的言行,自是另一番风貌。

白描手法运用自如,还体现在对静态场景的描写上。“众人撤后,紧贴墙根,仰头张口,群赏此匾。只见匾额红木原色,哑光清漆,贴金阴刻,工艺精湛。”只此一段,足见作者深厚的传统语言功力。凝练传神的笔触,于人物的外在言行中,捕捉其内心真实的精神意愿,写活了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揭示出比故事本身更加广阔、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刻匾》深得传统小说创作的精髓。

小说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两相对比,美丑立判。人物刻画是小说创作的重要任务,攸关成败,短篇小说也不例外。小说人物来自现实生活,是现实中之人的影子。《刻匾》以老耿和周老爷子两位主要人物为核心来组织情节,有很多心机秘隐的精心设计,两个人一次普通的交道,开始的处处纠缠,实际上就是处处对比,彰显正反面人物迥异的道德品质,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张力。

同为手艺人,老耿和周老爷子对待客户的请求,态度明显有别。同为手艺人,老耿和周老爷子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天差地别。老耿业务精湛,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刚屈不惑,两鬓斑白。他喜欢发誓赌咒,恰恰说明他狠不下来,更毒不起来。生姜还是老的辣。周老爷子是个深不可测的老江湖,对待送上门的“生意”,他一开始就在盘算如何将己的利益最大化,一种习惯性补偿心理自始至终在作祟。

写人物,无非是通过人物写社会。《刻匾》潜入民间隐秘的伦理内部,鞭挞某些领域诚信和道义的垮塌。老耿最终的冲冠一怒,让情绪有了爆发点,也使呐喊有了振聋发聩的深度,故事变得更加耐人深思。《刻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物塑造的成功。

一场交往,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阴暗,也照出了人性的光芒。是平凡中的不屈不从,挣扎着将一些微弱而锋利的光芒折射出来,直抵江湖暗隅、人性丑陋。因此,只有带着锋芒的善良,才能照见卑琐的高贵。